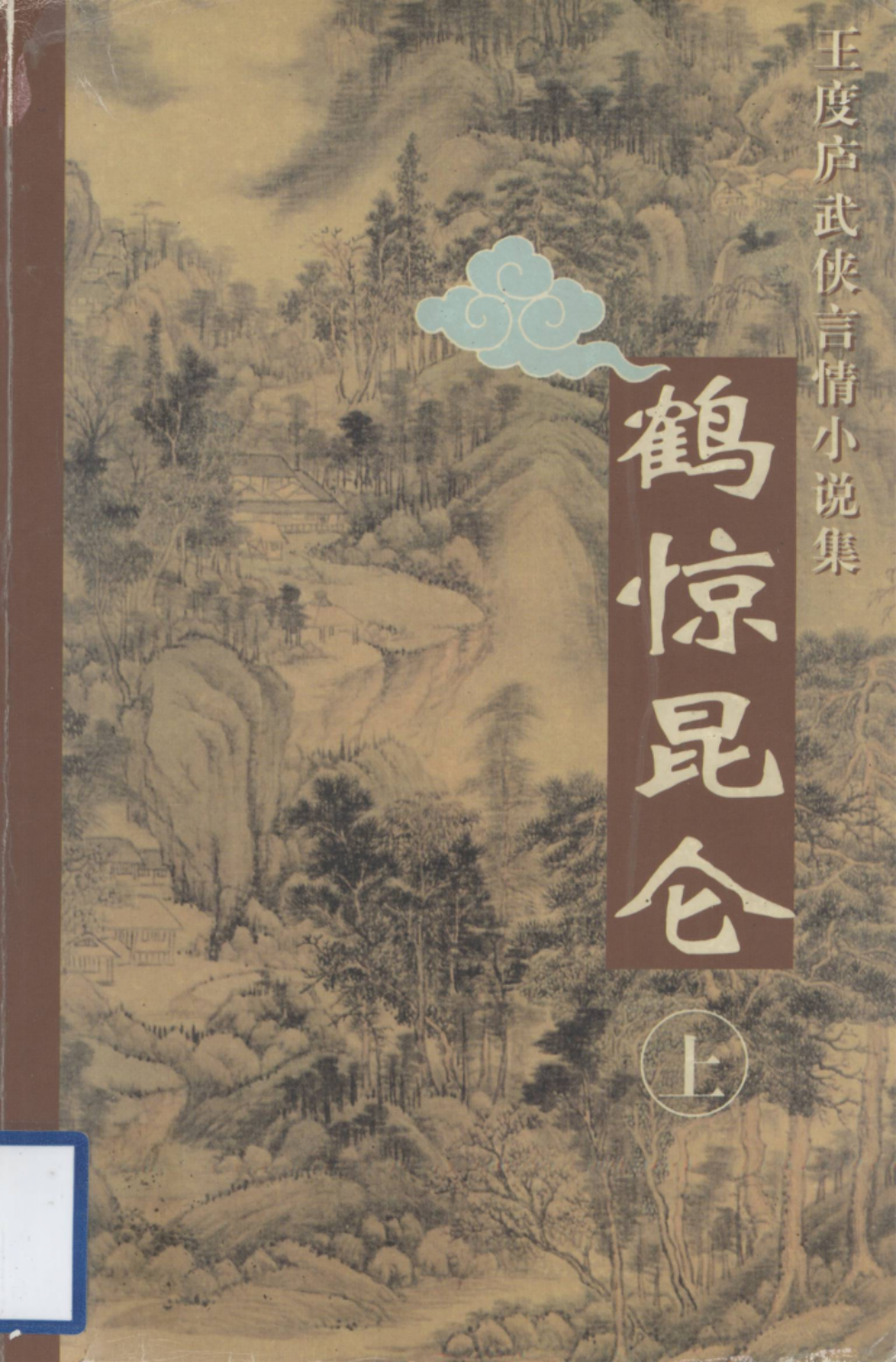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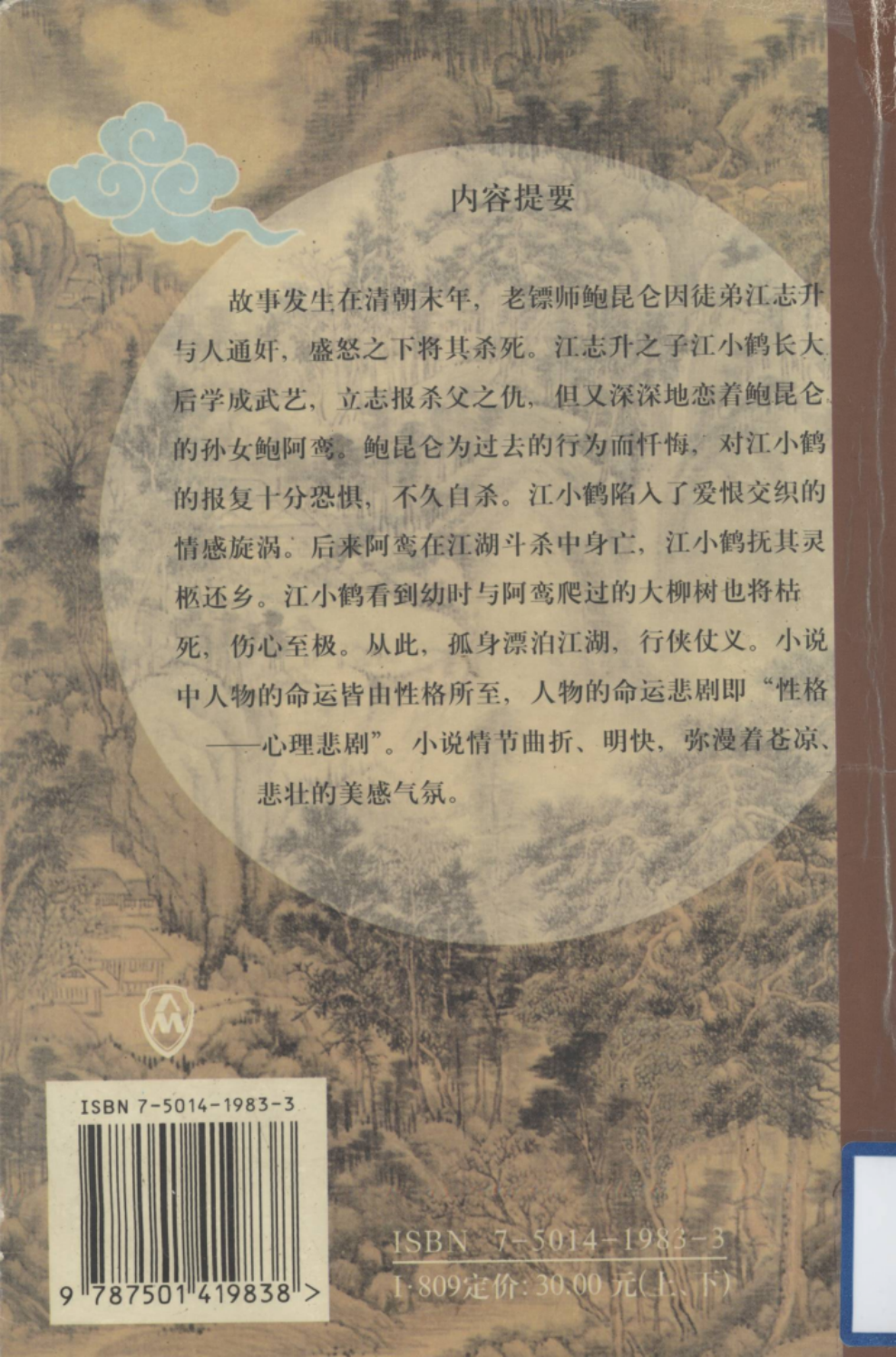


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




鹤惊昆仑

上



## 内容提要

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老镖师鲍昆仑因徒弟江志升与人通奸，盛怒之下将其杀死。江志升之子江小鹤长大后学成武艺，立志报杀父之仇，但又深深地恋着鲍昆仑的孙女鲍阿鸾。鲍昆仑为过去的行为而忏悔，对江小鹤的报复十分恐惧，不久自杀。江小鹤陷入了爱恨交织的情感旋涡。后来阿鸾在江湖斗杀中身亡，江小鹤抚其灵柩还乡。江小鹤看到幼时与阿鸾爬过的大柳树也将枯死，伤心至极。从此，孤身漂泊江湖，行侠仗义。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皆由性格所至，人物的命运悲剧即“性格——心理悲剧”。小说情节曲折、明快，弥漫着苍凉、悲壮的美感气氛。



ISBN 7-5014-1983-3



9 787501 419838 >

ISBN 7-5014-1983-3

1·809定价：30.00元(上、下)

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



鹤惊昆仑

群众出版社

上

## 出版前言

王度庐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武侠言情小说家，他从三十年代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很受当时读者欢迎。他先后创作了20余部作品，其中，武侠言情小说居多，并最能代表他的创作特色和创作成就。

八十年代以来，港台武侠小说冲击大陆，一些专家、学者开始寻根探源。透过“武侠小说热”这一文化消费的表征，一些学者却发现了港台武侠小说的师承渊源在大陆。中国近现代武侠小说的文化精神和创作方法都对港台武侠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台湾著名学者叶洪生先生批校、出版了《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其中收入了王度庐先生的7部作品）。大陆学者张麟生等人着手于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史的梳理工作，王度庐被列为民国时期著名的通俗小说家。徐斯年等有关学者在着手对通俗小说家作品的整理、发掘和研究，将寻找王度庐及其失散的作品列为重点工作。一些高校的有关学科还把王度庐的作品列为研究内容。王度庐先生先后被写入不同类型的文学史。一些专家称他为中国近现代武侠小说“十大家”之一，北派“四大家”之一。

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海洗，重读王度庐先生的作品，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其艺术魅力。他的武侠言情小说旨在发现以“侠”、“义”为道德准则的市民文化精神，其中的一些作品还清晰地反映出侠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中

所呈现的特征：“侠”作为一种文化精神走入了民间，其中带有“反英雄”倾向的“侠”、“义”形象浓缩着市民社会的理想和市民阶层的人格追求。王度庐在武侠小说方面的贡献还在于：他创造了武侠与言情浑然一体、相辅相成的叙事结构形态。他的一些社会言情小说也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些作品中金钱、地位与爱情时常构成冲突模式，其中的正面人物将婚姻或爱情视为超世俗性或超某些功利性的追求，从中可以谛听到那一时代个性解放的心灵呼唤。这种具有现代形态的爱情冲突及其蕴含的文化情绪，反映出王度庐先生将新文学的精神吸收、融化到通俗小说中所作的努力。

为更好地保存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出版王度庐先生武侠言情小说集。此次出版，我们收集了他在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和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作品。以结成文集的形式，系统地出版王度庐先生的作品，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的出版，得到了王度庐先生的夫人李丹荃先生及其子女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在此深表谢意。顺便说明的是：《春秋戟》的最后三章为李丹荃先生所续，《灵魂之锁》也由李丹荃先生作了些文字上的整理工作。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力图保持原作原貌，除个别句、字、标点外，其他未作变动。由于编辑水平和时间有限，疏漏之处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序

张赣生

我第一次读度庐先生的作品，是四十多年前刚上中学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今天为《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写序。

度庐先生是民国通俗小说史上的大作家，他的小说创作以武侠为主，兼及社会、言情，一生著作等身。最为人乐道的，自然首推以《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构成的系列言情武侠巨著，但他的一些篇幅较小的武侠小说，如《绣带银镖》、《洛阳豪客》、《紫电青霜》等，也各具诱人的艺术魅力，较之“鹤——铁”五部并不逊色。

度庐先生以描写武侠的爱情悲剧见长。在他之前，武侠小说中涉及婚姻恋爱问题的并不少见，但或做为局部的点缀，或思想陈腐、格调低下，或武侠与爱情两相游离缺少内在联系，均未能做到侠与情浑然一体的境地。度庐先生的贡献正在于他创造了侠情小说的完善形态，他写的武侠不是对武术与侠义的表面描绘，而是使武侠精神化为人物的血液和灵魂；他写的爱情悲剧也不是一般的两情相悦恶人作梗的俗套，而是从人物的性格中挖掘出深刻的根源，往往是由于长期受武德与侠道熏陶的结果。这种在复杂的背景下，由性格导致的自我毁灭式的武侠爱情悲剧，十分感人。其中包含着作者饱经忧患、洞达世情的深刻人生体验，若真若梦的刀光剑影、爱恨缠绵中，自有天道、人道在，常使人掩卷

深思，品味不尽。

度庐先生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作家，这在他的社会言情小说中表现得格外鲜明。《风尘四杰》、《香山侠女》中天桥艺人的血泪生活，《落絮飘香》、《灵魂之锁》中纯真少女的落入陷阱，都是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度庐先生自幼生活在北京，熟知当地风土民情，常常在小说中对古都风光作动情的描写，使他的作品更别具一种情趣。

度庐先生是经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人，他内心深处所尊崇的实际上是新文艺小说，因而他本人或许更重视较贴近新文艺风格的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创作。但从中国文学史的全局来看，他的武侠言情小说大大超越了前人所达到的水平，而且对后起的港台武侠小说有极深远影响的，是他创造了武侠言情小说的完善形态，在这方面，他是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几十年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无例外地排斥通俗小说，这种偏见不应再继续下去，现在是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了。

# 寻找王度庐老师

——代序

徐 斯 年

我所在的学科决定立项研究通俗文学，这一课题并被列为“七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不久，几位研究通俗文学的朋友相继来信，说起“武侠北派四大家”中，宫白羽、李寿民、郑证因三人的生平，人们多已知晓，惟王度庐，至今不知何许人也，问我可有这方面的线索。经过他们的“强化刺激”，猛然想起母校的王度庐老师。他是我的一个高中同班同学的父亲，没给我们上过课，也从未听说他写过武侠小说，但姓名倒一字不差，姑且问问看。很快就收到了母校回信，得知王老师已经故世，但因此却找到了王老师的夫人，我们当年的舍务老师李丹荃女士，并且确认了那位四十年代闻名全国的“侠情小说大师”，果然就是我的老师。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海内外研究通俗文学的学者对王老师评价极高，称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创造了言情武侠小说的完善形态”，“是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但当时除台湾学者叶洪生对王老师的侠情小说有较详细的评介外，未见他人作过更系统的研究。王老师的言情武侠小说代表作是“鹤铁系列”五部作：《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

这五部作品写了四代侠士侠女的爱情故事。与过去的武侠小说截然不同，王老师笔下的这些侠者既是英雄，又不太像英雄，我觉



得王老师有意不肯赋予他们包打天下、救国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无上功能。他们的行动集中于一个目的——为捍卫自己爱的权利而斗争，而爱的责任又常常令他们困惑，因为他们为所爱者所做的一切、甚至牺牲，往往并不能给对方带来幸福。他们的爱情悲剧固然是外部因素如封建势力、封建礼教造成的，但又并非完全如此，作为武艺高强、足智多谋的侠者，他们对外部势力的斗争一般能够取得胜利，然而一旦面对自己性格、心理方面的弱点（包括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他们却难免“吃败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敌人正是自己。就作品深度而言，王老师不但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而且把外部斗争引入了他们的心灵深处。这种悲剧，正是典型的“性格悲剧”。

在悲剧作品里，悲剧精神总是爆发于“极限情境”；而在王老师的作品里，悲剧精神却常常弥漫于“极限情境”之外；那些侠士侠女在战胜外敌之时，往往横刀四顾，茫然若失，或者，当他们退隐江湖之际，平静的外表之下却埋藏着无限悲凉。王老师在三四十年代确实读过不止一部弗洛伊德和厨川白村的作品。这又使我感到，王老师虽然写的是传统形式的武侠小说，但他与大部分通俗小说作家完全不同，思想一点不旧，他不仅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而且也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文化思潮，并且几乎不露痕迹地化入了自己的作品之中，这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作家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王老师还写过许多社会言情小说。我想，研读这些社会言情小说，一定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他的思想和创作。李老师说，王老师的主要作品大部分写于青岛，她已多年未回青岛，很想去一次。于是，我决定带五名研究生前往青岛查阅原始资料，并在那里和李老师相会。

五月的青岛气候宜人，风光秀美。我们无暇领略海滨景色，一头钻进市档案馆，查阅1938年至1949年以《青岛新民报》为主的有

关报章，时间紧迫，旧报虽残缺不全，数量仍极庞大。于是决定每人负责一个时段，通检每天的报纸，重点阅读所载王老师的社会言情小说，回校后以讲故事“接龙”的方式录成音带，再据录音整理出每部小说的情节内容。

档案馆不对外办公时，我们就访问李老师和其他知情人。李老师向我们介绍了王老师孤苦而坎坷的一生经历（详见拙著《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第127至130页）。当她谈到王老师很喜欢纳兰性德的《饮水词》时，我仿佛又发现了一条接近王老师情感世界的捷径。纳兰性德虽为清初满族贵要（王老师则出身于贫困旗人家庭），他的词却以哀怨骚屑著称，其边塞词则于金戈铁马中弥漫着苍凉清怨的情调。这也正是贯穿于王老师侠情小说的情感色调。三十年代，王老师颠沛流离于晋豫陕甘，贫困的生活、孤傲的性格、内向的心态，与苍茫的黄土高原景色交相融汇，强化了他自幼即已形成的纳兰性德式的审美情趣。

我们在青岛收集到王老师六部社会言情小说的资料（后来李老师还寄来几种复印件，我又在天津一家区级图书馆发现了几种），这些作品多写现代青年的爱情悲剧。在通俗文学史上，早期言情小说所表现的是伦理悲剧即“父与子”的冲突所造成的悲剧，而在王老师的社会言情小说里，这一冲突就退居次要地位，他所着力展示的是“物”与“人”的冲突所酿成的悲剧，也就是金钱对人性和爱情的摧残、腐蚀。他的这些作品不仅在通俗文学史上标志着言情小说的一个新时代，而且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也是认同的。

获得上述基本认识后，我对王老师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有了明确的认识。中国现代的通俗小说和“五四”新文学有所不同，它基本遵循的是由古代“说话”而形成的中国小说艺术传统（“五四”新文学则基本遵循西方艺术传统）。五四新文学运动展开之后，曾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

学。它在批判“鸳鸯蝴蝶派”思想之陈腐的同时，也否定了中国的小说传统及其现实的生命力，这反映着五四运动偏激的一面。尽管从三十年代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开始，新文学阵营的有识之士对本国艺术传统和通俗文学的看法有了转变，但对“鸳鸯蝴蝶派”的总体否定却延续到解放之后。

另一方面又应看到，中国现代的通俗文学确实存在着如何适应时代变迁的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能失去传统，不能割断历史，但泥守传统又是没有前途的。在中国现代史上，一些杰出的通俗文学作家自觉地吸收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营养，自觉地以此推动中国小说传统的变化。这样杰出的通俗文学作家总共不过五六位，王老师即为其中之一；正如四十年代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他们的作品“确已冲破了通俗小说的水平线，而侵入文学创作的领域了”，他们的“内在文心蕴着创作的‘新’与‘热’”。至此，我觉得初步找到了王老师的“文心”。

李丹荃老师告诉我群众出版社决定出版王老师的作品系列，让我写篇序。序也何敢？以上心得则是真实的。

# 目 录

- 第一回 猎艳偷香门徒触大戒  
· 1 · 忤杀悔过老侠动慈心
- 第二回 雪夜复冤仇犊儿斗虎  
· 47 · 春郊生情爱燕子啄花
- 第三回 挥刀雪恨单骑走江湖  
· 70 · 脱锁投山几番逢灾难
- 第四回 嘉陵江水匹马访名师  
· 92 · 琵琶声中单刀驱淫贼
- 第五回 艰苦求师决心擎梁柱  
· 124 · 风尘豪侠气逼鲍昆仑
- 第六回 钢刀挫铁剑名侠杀威  
· 139 · 峻岭连高峰奇人显技
- 第七回 雄关月下独走鲍阿鸾  
· 174 · 灞水桥边群战李凤杰

- 第八回 双杰决雌雄血光染剑  
·206· 十年怀仇恨盛气传书
- 第九回 志苦心坚十年成绝技  
·231· 风微雨细双侠会荒村
- 第十回 路见灾黎侠行消仇恨  
·264· 夜来旅店妙手戏英雄
- 第十一回 云岭交锋堕崖逢小侠  
·293· 洞房灭烛挥刀拒新郎
- 第十二回 驿路停鞭深宵乖好梦  
·325· 灞陵横剑苦笑对情人
- 第十三回 爱恨交缠随时弹热泪  
·343· 峰峦对耸不意遇银鏢
- 第十四回 援救皆虚深山遗绣舄  
·383· 恩仇如昨故里听清歌

- 第十五回 钢锋敌众紫阳走豪雄  
·410· 恶虎伤人川北来强暴
- 第十六回 夜里追仇昆仑刀染血  
·457· 庄前鏖战阆中侠施威
- 第十七回 未剪仇雠荒山逢怪侠  
·477· 重沾恨蕊宝剑溅桃花
- 第十八回 古庙深宵道姑劫艳妇  
·529· 长途飞骑哑侠会群雄
- 第十九回 力撼武当岳一鹤施威  
·563· 云漫展旗峰双侠斗剑
- 第二十回 玉陨花残凄惨追舆棕  
·591· 星移斗转感慨话江湖

第  
一  
回

忏 杀 悔 过 老 侠 动 慈 心	猎 艳 偷 香 门 徒 触 大 戒
---	---

陕南镇巴县，原是在万山拥抱之中的一座小城，景物风土与川北相差不多；但民风却更凶悍，颇带些野人的气质。清代中叶，那时大乱方息，流贼多窜于草莽之中，时时打动客商，行旅至为艰难。出外之人如本身不会武艺，必须要请保镖的人护卫，否则寸步难行。因那时镖店生意大盛，而学习武艺之人也日见增多。

镇巴城外有一位老拳师鲍振飞，人称“鲍昆仑”。他惯使一口昆仑刀，那口刀形式与普通的刀无异，只是分量特别沉重，他的刀法也与众不同。他少年时曾入过行伍，立过军功；中年时就以保镖为业，曾在陕南川北各处开过十几处镖店。镖行之中有名的镖头，多半是他的晚

生下輩。后来到了六十岁时，挣得家资也够了，便将镖店交给他的儿子和徒弟们经营，他回到家中来享福。

这时鲍振飞已六十四岁，胡子已然苍白了，身体也放了膘，一天比一天胖。他恐怕胖得太厉害，要得中风之疾，便不敢放下功夫。每天早晨他要舞几趟刀，打几套拳；傍晚时还一定要骑着马在村前后绕几个圈子。他住的这村庄就叫作“鲍家村”，面前就是苍翠的山岭，东边是一条小溪，西边却是山野，北边就是镇巴县城。风景秀丽，有如江南，但蕴含一种刚健之气。

鲍振飞虽是这村里最有名的人，但住的宅子并不大，家中也没有用着仆人和长工，给他作事的全都是些徒弟。鲍振飞的徒弟前后共有三十多人，多半分散在各处居住，现在随从他的只有六个人。这六个人，连他的次子，给他经营着家中一切事务，如耕种、收割、牧猪、喂马等事，他都不必另外去雇人。

从他学艺的人也不必送什么贽礼，天天来练；五年之后，准保学成通身武艺。可是鲍振飞对徒弟所立的戒条是十分的严厉。戒条共六项：第一不准杀伤无辜，第二不准好色奸淫，第三不准偷财盗物，第四不准欺凌孤寡，第五不准藐视师尊，第六不准违背道义。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奸淫一项，因为鲍老拳师最相信“万恶淫为首”这一句话。

他走江湖四十余年，手下杀死过二三十条人命，都是一些奸夫淫妇，并无无辜之人。他的大弟子常志高，因为恋着一个江湖卖艺的妇人，被他知道了，立刻就逼着常志高自己斩断了一只胳膊。他的四弟子蒋志耀，因为在看社戏的时候调戏了一个妇人，叫他看见，立刻就将左眼刺下。他的第二十三弟子胡志凯，因为与盟嫂有私，也被他知道了。他叫人给送去一封信，信上一个字也没有，只有老拳师亲笔画一个押。那胡志凯便明白师父是要制裁他，他便自缢身亡。

因为老拳师对待门徒这样严酷，所以门徒莫不恭恭敬敬，低



头出，低头入，路上遇见妇女，连正眼看也不敢看，真如同理学家的门弟子一般。

这天正是阳春二月天气，村舍附近的柳色都青了，草也萌出了嫩苗，麦子已长了半尺多高，鸟声叫得特别嘹亮；马却像疯了似的，日夜在嘶叫，仿佛要寻找它的伴侣。早晨鲍老拳师起来，东方已发出了紫色。但是他那二儿子鲍志霖的住房，屋门还没有开，鲍老拳师就非常不高兴。因为二儿子是新娶的媳妇，二儿媳过门还不到两个月，就把个雄壮的男人给毁了。天到这般时候他还不起床，难道他把三四年的武功夫就全扔下了吗？鲍老拳师忿忿地这样想着，就使着力气咳嗽了一声，为的是使房中的二儿子听见。

他走到门前那块平场上，就见六个徒弟都在打拳踢腿，抡刀舞棍。老拳师倒背着手儿走过去，先到第二十七的门徒陈志俊面前。陈志俊正打着“通臂拳”，打到最末的招数，名叫“两翅摇”，鲍老拳师就摆手说：“不对！”遂自己作出架势，两手摇摆，两足搓揉；作个坐马步，两拳平阴着胸；先将右手掠开，平直如翅，然后收至胸部，再掠左手。连练了两次，老拳师已有气喘了，遂站在一旁，叫陈志俊再练。

陈志俊按照他师父所作出的姿势，又练了四五次，鲍老拳师方才点了点头。又转过身去看第十四门徒鲁志中和第二十五门徒秦志保对刀。鲁志中是鲍老拳师得意的门徒，他的刀法丝毫不错，可是秦志保的刀法却不行了。鲍拳师在旁看了不到五分钟，秦志保竟露出了六七个破绽，并且越是师父看着他，他越觉得手忙脚乱。鲍老拳师一生气，过去一脚，“当啷”一声，将秦志保手中的钢刀踢落在地。秦志保满面通红，右手疼得不能再拿东西，伸着左手，由地下拣起来钢刀，递给老拳师。

鲍老拳师连看也不看，就与鲁志中对起刀来。只见刀光飞舞，老拳师虽然身体不大灵健，但是刀法毫无破绽。往来二十余